北史

一三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三十七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黃耈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爲武賁郎將後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輦郎又從破統万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後從征蠕蠕頻

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衞監録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吳轉都官尚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還拜侍中尚書左僕射文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無文學毎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長子備字延德賜爵行唐侯歷太子庶子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備弟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

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譽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讓之又以五州人户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万户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謚康公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略太常中爲中散太武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眞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竝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衆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

必求報復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爲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人叛應文德詔豹子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啓玄

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劉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劉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宋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剋詔劉子與給事中周兵等助擊之宋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劉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已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劉子討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道明第八弟懷喜文成

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孝文初吐谷渾拾
夤部落飢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軍廣川公與上黨王
長孫觀討拾夤又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拜使持
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
鎮將假公如故懷喜至申布恩惠夷人大悅酋帥率户歸
附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
大和元年宋葭蘆戍生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
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
守津道懷喜部分將士擊大黑走之追奔攻拔葭蘆城斬
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懷喜表求待

來年築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繩之南天水人柳[illegible]據嶮不順懷喜討滅之後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卒謚曰恭公子承宗襲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豆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渾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敕文始光初為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為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眾少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

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户分徙千家於上邽留鳥頭守抱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冏會復攻城氐羌一万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户二万餘人屯北嶺爲冏等形援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冏衆復推梁會爲主安豐公閭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鬭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鬭而況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

騰躡死者太半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眞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于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

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上黨太守有能名卒贈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温之為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太武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為羽林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據嶮為逆詔羅漢討禽之後從征縣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成之立羅

漢有力焉加龍驤將軍仍幢將進爵野王侯拜司衞監遷
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後爲鎭西將軍秦益二
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逼駱谷鎭將吴保元走登百頃請
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賊衆
退散詔書慰勉之涇州人張羌郎聚衆千人州軍討之不
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氐羌叛逆其賊帥蛩廉苻㤞等皆
受宋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
破之禽廉㤞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
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怗然孝
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内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莊

公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謚曰康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内時攸之吳喜公等率衆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度水大破顯達攸

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與彼之合戰大破
之呉喜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
万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
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
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兖州諸軍
事假東海公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伯恭弟伯
遜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
于家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
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

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
縣伯食蠻邑一千户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度
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
尋改封安昌縣伯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
楊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
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漴
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掎角擊
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鎭南將
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人糧運破梁戍主
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

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内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爲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

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爲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内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表陳桃符讒毀之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荅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纂襲位中散大夫卒贈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隨父入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益宗兄興祖位江州刺史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内屬後表因事南度仕齊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

表據郡歸魏除南兖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
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
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
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
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
叔珍言色頗有異即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内應所攜
妻子並亦假妄於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
汶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
贈兖州刺史謚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爲部落大

人祖眞柔玄鎭將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
刺史諡曰簡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
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爲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爲
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度齊將據渚斷
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應募縛筏
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煙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
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太子三校西臺直
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
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
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

數十人射殺乎支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爲統軍從
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
之望樓射窻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
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元衍
等援之並敗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
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之破走其將
桓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爲南青州
刺史後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禽之時梁聞康
生能引强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
箭麤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

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絶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万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梁直閤將軍徐玄明戍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内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纒槊一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閒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

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亟以為季龍豹之祟徵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多宿禁內或迭出入乂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

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
而去康生大呼唱万歲於後近侍皆唱万歲明帝引前入
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
元思輔乃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
為乂所執鏁於門下至曉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
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乂與
剛並在内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乂
康生忻子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
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巳昬闇行刑人注刀數下
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禀乂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

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父爲將及臨州多
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
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壻得停百日竟
從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
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
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於禍靈太后反政贈
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
曰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
爲宗親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

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
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
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
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
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
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
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
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閤將軍出為東荊州刺史時
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
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

際潘亦戎裝齊鑣竝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
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
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
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
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
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爲
兵永平中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
武慮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
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
雄勇喜於更用臺省門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

遏淮規漫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
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
决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
痍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
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
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
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
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
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
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

爲荆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
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武
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縣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
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武尚所不免遂不
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
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
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初大
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
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
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

士堅

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等深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軍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甑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為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

莫不摧殄由是穰土怗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梁遣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瓫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竝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

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既對聖顏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若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忽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二年除幷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遷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鎭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楊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禽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夤

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夤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眾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眾少開營競追眾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眾東度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眾而出寶夤為後拒天生悉眾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

驍鋭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万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強
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
授左衛將軍餘如故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
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
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
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万鐵馬八千匹軍威甚
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
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
木別造大排內爲鎖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
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

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闘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万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阬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人采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万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為諸

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
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
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健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爵
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内侵叔仁時爲兼統軍隸
楊州刺史薛眞度眞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功累遷
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除光祿大
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自
署大行臺詔叔仁爲都督討平之除鎭西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杲反於青州叔仁爲大

都督出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爵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款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槊長大異於常槊時人壯之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武之姿奮征伐

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三十七

方洽周益　周　之冕　孫　粹然　校正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裴駿 從孫敬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儁

裴佗 子讓之 孫矩 皇甫和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守

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爲神
駒因以爲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
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來襲聞喜縣令
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之賊退刺
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叙事宜帝大悅
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
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暠來聘以
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
史聞喜侯謚曰康子脩字元寄清辯好學歷位祕書中散
主客令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脩

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謚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脩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開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為之詢族叔景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出為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朴特地居要嶮衆踰數萬足為邊捍遂表朴特為西郢州刺史朝議許

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
朴特頗有力焉徵爲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爲
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曰貞烈無子
脩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
稱司空李沖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初徵爲尚書主客
郎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
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
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皆使招魂復
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
之出爲益州刺史宣至州綏撫甚得戎羌之心後爲壽更

置益州改宣所莅為南秦州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至此祿厚養親劾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剋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謚曰定壽改為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大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隷草解音律五言之作

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將之部朝賢
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
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
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
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二年贈中書侍郎
謚曰文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
愽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爲行參軍甚
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
臨淮王彧北討引爲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

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侍兄病晝夜不
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
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
侍郎謚曰獻兄弟竝無子所著詞藻莫為集錄莊伯弟獻
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為政嚴酷
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
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
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
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

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甞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兾州刺史徽之八世孫也曾祖奣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贈雍州

刺史謚曰順父山松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宣武即位爲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别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堨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脩復時水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

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惲脩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謡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隂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延儁從叔受醜桃弓並見稱於鄉里子夙字賈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忠恕

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範昇之瞻鑒字道徽性強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為燕郡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為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飡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此忤旨出為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為散騎侍郎尋為誹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微以託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髠頭除名後主即位為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

為兼黃門執政疾其祖斑之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澤本
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
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
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延儁從祖弟良
字元賓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
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
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
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
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以良
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飢窘夜率

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爲衛大將軍大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長史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慶孫務安

緝之咸來歸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洩追還河内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飢凶四方遊客恒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粮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爲時所稱延雋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吳會冥功銘帝

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異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
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
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
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沒贈河
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
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京兆王繼
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
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
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
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以伯茂爲文

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䟽傲久不徙官曾爲鬱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既出後其伯伯茂與兄景融别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末云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乗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

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叔義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人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東秦州刺史謚曰宣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

同高岳以爲録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婪昧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早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録景顏頗有學尚孝靜初爲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爲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獄中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爲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爲汝南王悅郎

中令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儁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四子願安志弘振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冑子隋貝丘令子神舉神符而神舉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人莫不改貫所得俸祿分

恤貧窮轉前將軍荆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繈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眞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

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内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荅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

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更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

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内官情兆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荅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户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

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
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
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
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讞之字士平
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
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
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
年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
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
無所預代下日爲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次謀之字

士令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成爲開府辟爲參軍掌書記次訥之字士言　純謹有局量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幷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竝爲齊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幷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樊出後讓之次子矩最知名

矩字弘大繈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

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
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
帝爲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
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
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旣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
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
吴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
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
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
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

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户部侍郎遷内史侍郎時突厥强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揔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

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録上以啓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

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
户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産全
無纂録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
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
復部人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
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
餘淪没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
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
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
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

容止即丹青摸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見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踈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

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
波喝盤陁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
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
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
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揔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以
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
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
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
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
動兵車諸蕃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

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幷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後遷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諠譟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

戊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縣

遠所以城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啓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

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髙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髙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為世所稱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献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

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
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
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
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
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
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
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
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
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
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

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遥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厮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

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
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即配之由是
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
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
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
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
及僭帝號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
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隨代
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
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閒憲章頗擬

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讓之第六弟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

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
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勲書欲以
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
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
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
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隂
太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
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爲大
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眞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閤祭酒思還
鄉里啓乞梁州襃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

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爲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禮代儀注封褕中男亮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忠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標牓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為陽平郡丞周文帝曾使幷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帥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

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盜賊
亦爲之屛息遷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
部爲前軍開劍閣破李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
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遁李拓驅率百姓
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
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轉陵
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
斷決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卒於位贈
本官加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

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鎭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亳三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内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親殁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鎭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

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偽親狎於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

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鏁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發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寛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

邀擊無不剋之天和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
每脩聘好白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於是以
寬爲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
至楊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
宣後從御正杜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
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
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
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
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
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武成中爲司車路

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從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録本至于疾疹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爲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累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漢弟尼字景尼性弘雅

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府
記室參軍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
贄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
内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
邑縣侯從衞公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
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
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
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
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

童子何悲葬人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别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蔾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愼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

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
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
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
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
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
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
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
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
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
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

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愼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

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暠鄖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暠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鄖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暠遂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户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

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爲榮卒於位贈太

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爲城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隋文帝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於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揔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

黜遣使上書言高熲天挺良才元勲佐命願録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吴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悦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宫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乆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

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鄖江之浦有
子尚賢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
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
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
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
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
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子年幼盛簡賓友
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
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帝踐阼襲爵澄

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録及憲出鎭劍南
復以文舉爲揔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
文舉荅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
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
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遂之任正平也以
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
百姓美而化之揔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
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
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伯轉軍司馬

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
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
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
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
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
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位至大
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
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
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

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
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
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
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爲河南道討
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
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怨懷靜懷靜又
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
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
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
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

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鬬三也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鬬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子並驍勇深禮之以兒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

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秘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刼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延儁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讓之弟兄脩身厲行觀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

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果及長寛早知去就而寛渝迹異域蓋乃命乎蔦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婺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廿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升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隳壞時也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方洽周益　周之冕　陳華　校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曾孫豹 玄孫彥謙 族子景伯

畢衆敬 曾孫義雲

羊祉 子深 孫肅 弟子敦 烈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廄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貞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

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叙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爲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爲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爲質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甚見禮重子姪羣從竝處工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叙又爲起第宅館宇崇

麗資給甚厚卒贈假黃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子道樹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道樹弟道異亦以勲爲第一客早卒贈秦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進河南公安都從祖弟眞度初亦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爲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爲伯歷荆州東荆州刺史初遷洛後眞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爲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眞度表輙曰別出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眞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歷華

荆二州刺史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揚州刺史還朝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禄大夫謚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封初眞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刺史懷吉本不厲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己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返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

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留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咸過本望眞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産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南度河家于北海都昌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爲兗州刺史娶崔邪利女生子文曅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文曅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曅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待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主

簿尹文達向歷城覘魏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祗候白曜令文達往升城見其妻子文曅哭泣以爪髮爲信文達回復經白曜誓約而還遂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白曜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不負休賓文達還謂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内遂相維持欲降不得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乃立平齊郡乃以梁鄒人爲懷寧縣以休賓爲令延興二年卒文曅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大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被徙

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明太后見申父功厚賞屈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太守贈兗州刺史謚曰貞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生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毋子竝出家爲尼僧既而反俗俱奔江南法武後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諶仕燕位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之遂爲東清河繹幕人焉法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爲劫盜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以

供母招集壯士恒有數百仕宋爲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爲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爲計法壽與崇吉歸款於白曜詔以法壽爲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對爲冀州刺史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敬侯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卒於幽州輔國府長史子元官卒子翼大城戍主帶宗

安太守襲爵壯武侯
翼子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儀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
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爲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
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
猒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
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卻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
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乗船入水云
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万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
爲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清河中除謁
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清靜甚

著聲績遷陴陵太守亦有能名又遷樂陵太守風教脩理稱爲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終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詡嗣彥詡明辯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槩州辟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長子彥詢最知名以魏勳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爲叔豹所愛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爲喪當家之寶初彥詢少時爲監館嘗接陳使江總及陳滅

惣入關見彥詢弟彥謙曰公是監館弟邪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款彥詢所贈惣詩今見載惣集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鞠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毋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朞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愽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

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劒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劒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隋文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

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
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
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
高第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眞僞混淆是非稽亂宰貴旣不
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
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準量人數半破
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
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
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
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獎賢能詞氣

偘然觀者屬目熲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熲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熲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姓号爲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人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

留連數日辭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國家祗承靈命作人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憂人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人疑惑之心若

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縣孥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寃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主之位況乎蕞尒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

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罔無戒懼肆於人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人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

才堪幹時於已非宜即加擯棄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躬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隅各保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平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万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

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揔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曆甫尔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人非有構然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顛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万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尒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贅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

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頗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終於官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亹亹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

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蓨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貧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

之際其言皆驗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勲庸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伯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門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為家羣犬所噬卒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也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為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殺廢帝子業子業弟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為文秀所害父愛親獻文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為平齊人以父非命疏服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陽烏稱之於李沖沖時典選拔為奉朝請累遷齊

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即署其子爲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六年爲限限蒲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爲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朞不内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朞年哭臨亦不内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

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逸祐並有名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尒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子山基仕隋歷戶部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時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兒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少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

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啓景先撰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特贈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語與諸符璽郎王神貴益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節閔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後隸魏收脩史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

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啓爲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于家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

畢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爲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湘東王彧殺其主

子業而自立是爲明帝遣衆敬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爲弟衆愛爲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荅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巳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佗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

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爲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佗方遠味年已七十鬚鬢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

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眞珠璫四具銀裝劒一口刺彪弄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綃帛勞遣之卒於兗州子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與父同建勳誠至京師俱爲上賓賜爵須昌侯後拜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猶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遙授

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尉卿謚曰平元賓入魏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粲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粲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卒子僧安襲祖朽身長八尺鬚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爲文詠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以本州中正爲統軍隸邢巒討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百姓稱之後爲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無子以弟祖

歸子義暢爲後襲爵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位中書侍郎兖州大中正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祖髦以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於本州別駕祖暉早有事幹爲豳州刺史以全守勲封新昌縣子逢蕭寶夤退敗祖暉拔城東趣華陰坐免官爵尋行豳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爲賊宿勤明達所攻沒長子義𢘼襲爵齊受禪例降義𢘼弟義雲

義雲小字陁兒少麤𢤱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

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
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怨望竝無所問乃拘吏數
而斬之因此銳情訐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書侍御史
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刻更切然豪橫不平頻
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
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
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
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
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
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吊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

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闇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昏之夕衆禮備設剋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罔干上義雲資産宅宇足稱豪室忽通孤貧亦爲矯詐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勑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

信州路李刊

階諧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籖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

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按部行游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佗意爲人密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爲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荅然酷暴殘忍非

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姓僕隷恒瘖瘂偏體有孽子善昭
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擄掠無數爲其著籠頭繫之
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
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
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野舍旦日武成令舍人是蘭子暢
就宅推之介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
盧姦人所爲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介乃收捕繫臨漳
獄將斬之邢卲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
斬之於獄棄尸漳水祖歸位建寧太守子義遠位平原太
守義遠弟義顯義攜性竝豪率天平以後梁使人還往經

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攜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祖旋太尉行參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衆敬弟衆愛隨兄歸魏以勳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徐州刺史謚曰康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延昌初累遷清河內史固以疾辭後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乂以爲忠於已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馬攻元法僧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

知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入後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祖哲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脩爲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纂舉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爲兗州刺史既敗子景義入魏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

公資貨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
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為梁州軍司討叛
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
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
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
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為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
步騎三万先驅趣涪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
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
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
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

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
殊類繈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
侯剛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等駮曰目聞唯名與器弗可妄
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
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毁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駮更議元端
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
司鑒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録其實狀然後下
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
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

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効彰出內作牧岷區宇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桉祉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嵎靖遏淮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詔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竝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子深

深字文泉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記室參軍再遷尚書駕部郎中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禮講孝經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率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為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行臺右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芒

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謂左右曰羊深眞忠臣也舉坐傾心莊帝踐阼除太府卿又爲二兗行臺深勸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尒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襃其忠烈令還朝受敕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侍郎顥平免官普泰初爲散騎常侍衞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

有沙汰尋兼侍中節閔帝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
遲深乃上疏請脩立國學廣延胄子帝善之孝武初除中
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
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兖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
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
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以學尚知名乾明初
為冀州中從事趙郡王為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
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為武德
郡守祉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為中丞以為書侍御史固辭
彪頗銜之及為三公郎坐兄祉事知而不糾彪劾奏免官

甚爲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
鎮冀州肇與靈引爲愉長史以相閒伺靈引私恃肇勢每
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
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諡曰
威
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
出爲本州别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爲衛將軍
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
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
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

斛絹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贈衛大將軍吏部
尚書兖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
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加旌録詔
各賞帛一百匹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靈引弟瑩字
靈珍兖州別駕從事子烈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脩立有成人風好讀書能言名理
以玄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侃爲太山太守據郡起兵
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賡平太守敦馳赴洛
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
大故尔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已利乎卒無所受天保中

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咸爲稱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勑書褒美焉遷光祿少卿兗州大中正天平初除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于家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史烈云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

烈弟脩有才幹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戶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務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摽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為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已所遵殆時彥也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方洽　周益　周之冕　陳莘　校正